

太相信这双肉眼了，师父希望我们从此以后要用真眼看世界，但我们直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是相信这双肉眼，被它挡着，看不到背后的真相；被它迷惑着，生出很多的人心。但我没有责怪提问的同修的意思，只是在法上交流。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上演了苏家屯集中营这邪恶至极的一幕，借口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借口是因为邪恶看到了，很多人太执著这个人身、这个泥巴身体了，不但执著自己的，还执著离世的同修的，并为此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甚至对师父不敬。

我们都在讲要解体苏家屯的邪恶，让它立即解体！可是如果我们还抱着人的后天观念不放，用什么解体它？而当我们放下一切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用真眼面对这一切！放下一切人的执著，苏家屯集中营魔窟，它凭什么还敢存在？！它凭什么还敢凌迟大法弟子的人身？！常人怕死，更惊恐凌迟，但我们修炼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超常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是超常的，都不是常人眼中看到、想象的那样。这人世间的真相，也不是我们自己用人的眼睛、人的思想去认识后而认为的那样。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邪恶迫害，其实我此时心里最痛苦而又不愿往下想的是师父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神的一面清醒吧！我们就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不依赖常人，心中不乱，不惊不怕，不迷不惑，坚如磐石！发出神的强大正念！邪恶必灭！

# 人神一念

——致还在魔难中的同修



太相信这双肉眼了，师父希望我们从此以后要用真眼看世界，但我们直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是相信这双肉眼，被它挡着，看不到背后的真相；被它迷惑着，生出很多的人心。但我没有责怪提问的同修的意思，只是在法上交流。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上演了苏家屯集中营这邪恶至极的一幕，借口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借口是因为邪恶看到了，很多人太执著这个人身、这个泥巴身体了，不但执著自己的，还执著离世的同修的，并为此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甚至对师父不敬。

我们都在讲要解体苏家屯的邪恶，让它立即解体！可是如果我们还抱着人的后天观念不放，用什么解体它？而当我们放下一切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用真眼面对这一切！放下一切人的执著，苏家屯集中营魔窟，它凭什么还敢存在？！它凭什么还敢凌迟大法弟子的人身？！常人怕死，更惊恐凌迟，但我们修炼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超常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是超常的，都不是常人眼中看到、想象的那样。这人世间的真相，也不是我们自己用人的眼睛、人的思想去认识后而认为的那样。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邪恶迫害，其实我此时心里最痛苦而又不愿往下想的是师父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神的一面清醒吧！我们就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不依赖常人，心中不乱，不惊不怕，不迷不惑，坚如磐石！发出神的强大正念！邪恶必灭！

# 人神一念

——致还在魔难中的同修



## 目 录

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	3
人神之间 一念之差	10
是人？是神？	12
人神一念之差	14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17



的弟子，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超常的。在我没做好时，师父在为我承受了很多的魔难痛苦；在我有正念时，自己的功也保护了自己，那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欣慰的微笑。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常人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他们只会用人的眼睛看后，用人的观念认为，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没有。在别人眼睛里看到的，我所经历的人身迫害、痛苦、巨难背后，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师父对弟子无比的珍惜呵护和洪大的慈悲。如果我那时被迫害死了，无论是咬烂的舌头还是腹中的水银，还是骨断筋折，都会让人想到是因为遭受的痛苦而去世了。但我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但要放下生死，对于生死的表面假相也要看穿悟透。

对于离世的同修，我们只能用常人对死亡、对被迫害而死的痛苦心态来看待他们吗？那么师父为什么要讲给我们那么多这方面的法理呢？当我们象常人一样的想这个问题时，会不会随之而来也生出了常人的各种人心，包括那种怕心，怕痛苦的死去？

这个泥巴的身体，我们珍惜他，是因为我们要用他在人中修炼，救度众生。除此之外，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看的那么重？有的人看到这块泥巴在地球上消失了，甚至去那样的问师父，为什么这块泥巴没了？师父怎么保护的？我们的修炼是为了这块泥巴的完好无损而炼的吗？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这块泥巴吗？我现在好象才明白，为什么第二讲就是开天目。是因为我们

## 目 录

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	3
人神之间 一念之差	10
是人？是神？	12
人神一念之差	14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17



的弟子，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超常的。在我没做好时，师父在为我承受了很多的魔难痛苦；在我有正念时，自己的功也保护了自己，那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欣慰的微笑。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常人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他们只会用人的眼睛看后，用人的观念认为，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没有。在别人眼睛里看到的，我所经历的人身迫害、痛苦、巨难背后，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师父对弟子无比的珍惜呵护和洪大的慈悲。如果我那时被迫害死了，无论是咬烂的舌头还是腹中的水银，还是骨断筋折，都会让人想到是因为遭受的痛苦而去世了。但我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但要放下生死，对于生死的表面假相也要看穿悟透。

对于离世的同修，我们只能用常人对死亡、对被迫害而死的痛苦心态来看待他们吗？那么师父为什么要讲给我们那么多这方面的法理呢？当我们象常人一样的想这个问题时，会不会随之而来也生出了常人的各种人心，包括那种怕心，怕痛苦的死去？

这个泥巴的身体，我们珍惜他，是因为我们要用他在人中修炼，救度众生。除此之外，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看的那么重？有的人看到这块泥巴在地球上消失了，甚至去那样的问师父，为什么这块泥巴没了？师父怎么保护的？我们的修炼是为了这块泥巴的完好无损而炼的吗？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这块泥巴吗？我现在好象才明白，为什么第二讲就是开天目。是因为我们

还有一次，是我为避免被抓，从五楼跳到二楼顶上的水泥平台上，骨盆两处、脚一处骨折了，瘫痪了。被送去急救，医院要动手术，做骨牵，打钢板。我醒来后，坚决不接受任何治疗，将输液针头拔掉，坚决要求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炼功，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和睡眠外，几乎就是一刻不停的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不到一个星期，骨折就全恢复了。再去拍片子，看到那个分开的骨头，恢复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天衣无缝。还要说的是，骨折后虽然痛苦过，但并没遭受很大的痛苦。只是因身体不能动，总是一个姿势的那种难受，难受的一宿未睡。常人看我觉的我很坚强，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人身的痛苦，那种骨折的剧痛，我并没自己承受。我告诉他们了，他们还是不大相信的表情。

有一次我切萝卜时，萝卜滚动了，我的小手指尖连同指甲几乎被刀齐齐切掉，只有一块皮连着，鲜血直流。我用手纸按住，稳了一下心，我想我是修炼人，不怕，也不用缝针，会长上的。我想另外空间的手没伤，这个空间的身体得听另外空间的身体的。那边不坏，这边也不能坏，小粒子还连着，这边大粒子很快就连上，我不存在感染问题。就这样一想，手指马上就不感到疼了，热乎乎的，没过几天就长上了，完好无损。我想师父要的就是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就是要用神的思想想问题，不再用人的思想想问题。

我想告诉同修的是，我们是无比慈悲的、伟大的师尊

还有一次，是我为避免被抓，从五楼跳到二楼顶上的水泥平台上，骨盆两处、脚一处骨折了，瘫痪了。被送去急救，医院要动手术，做骨牵，打钢板。我醒来后，坚决不接受任何治疗，将输液针头拔掉，坚决要求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炼功，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和睡眠外，几乎就是一刻不停的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不到一个星期，骨折就全恢复了。再去拍片子，看到那个分开的骨头，恢复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天衣无缝。还要说的是，骨折后虽然痛苦过，但并没遭受很大的痛苦。只是因身体不能动，总是一个姿势的那种难受，难受的一宿未睡。常人看我觉的我很坚强，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人身的痛苦，那种骨折的剧痛，我并没自己承受。我告诉他们了，他们还是不大相信的表情。

有一次我切萝卜时，萝卜滚动了，我的小手指尖连同指甲几乎被刀齐齐切掉，只有一块皮连着，鲜血直流。我用手纸按住，稳了一下心，我想我是修炼人，不怕，也不用缝针，会长上的。我想另外空间的手没伤，这个空间的身体得听另外空间的身体的。那边不坏，这边也不能坏，小粒子还连着，这边大粒子很快就连上，我不存在感染问题。就这样一想，手指马上就不感到疼了，热乎乎的，没过几天就长上了，完好无损。我想师父要的就是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就是要用神的思想想问题，不再用人的思想想问题。

我想告诉同修的是，我们是无比慈悲的、伟大的师尊

## 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

作者：一念真 (山东)

【明慧网 2005 年 05 月 04 日】前几天和一位大姐 Z 去外地，参加了那里的两次学法心得交流会。

会上，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憋得喘不过气来，差点背过去。参加法会的同修马上集体发正念帮助这位老年同修铲除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迫害，一会儿老人症状基本消失了。这时我和大姐 Z 结合自己的体悟谈了对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想法，法会就从这里开始了。

大姐 Z 先问这位老年同修：你是不是觉得你憋得难受？老人说，是。连问了两三遍，老年同修都这样回答。大姐 Z 说：是你把它当成你了，其实那个使你难受的根本不是你，刚才发正念，我看到有一个黏糊碰的东西附在你的嗓子处，是那个东西使你难受。刚才我把它铲除了，但是还有个影儿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一直承认它是你。

我们平时都说，我有执著，我做得不好，我正念不足……，一直在强调“我”如何如何，就把那个东西

## 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否定旧势力的任何安排

作者：一念真 (山东)

【明慧网 2005 年 05 月 04 日】前几天和一位大姐 Z 去外地，参加了那里的两次学法心得交流会。

会上，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憋得喘不过气来，差点背过去。参加法会的同修马上集体发正念帮助这位老年同修铲除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的迫害，一会儿老人症状基本消失了。这时我和大姐 Z 结合自己的体悟谈了对刚刚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想法，法会就从这里开始了。

大姐 Z 先问这位老年同修：你是不是觉得你憋得难受？老人说，是。连问了两三遍，老年同修都这样回答。大姐 Z 说：是你把它当成你了，其实那个使你难受的根本不是你，刚才发正念，我看到有一个黏糊碰的东西附在你的嗓子处，是那个东西使你难受。刚才我把它铲除了，但是还有个影儿在那个地方，因为你一直承认它是你。

我们平时都说，我有执著，我做得不好，我正念不足……，一直在强调“我”如何如何，就把那个东西

当成了自己，一遍一遍的加强它，还不自知，一遍一遍的给它输送着能量。为什么我们发正念不好使呢？你可能也看清了那个执著，但就是承认它是你，抱在怀里不放，你怎么铲除呢？你能铲除你自己吗？你都承认那是你了，你在要它，你怎么铲除它呢？就象师父在法中讲的：“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

有一位同修，我给她指出来她一颗什么样的心，她说她早就认识到了，但是就是去不掉。你看前面还是她自己说的，但是后面那句话就不是她自己说的了，那个东西都控制得她让她承认去不掉它，她却还承认它是自己。我告诉她，我说你能去掉它，另一名同修在一旁也这样说，终于使她说：行。

虽然她没有明确的说“我能去掉它”，但是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印象，第二天发正念时，她脑子里又冒出来“我有执著”，这时她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没有执著。”瞬间，一阵热流通透全身。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要时刻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一定要分清哪是自己的，哪是强加的干扰或者不好的东西打过来的念头。有时走着走着路，脑子里就往外冒邪灵的歌，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不是我在唱，那是共产邪灵强加进来的，我要清除



当成了自己，一遍一遍的加强它，还不自知，一遍一遍的给它输送着能量。为什么我们发正念不好使呢？你可能也看清了那个执著，但就是承认它是你，抱在怀里不放，你怎么铲除呢？你能铲除你自己吗？你都承认那是你了，你在要它，你怎么铲除它呢？就象师父在法中讲的：“你自己想要的，法轮也不管，我的法身也不管，保证是这样的。”（《转法轮》）

有一位同修，我给她指出来她一颗什么样的心，她说她早就认识到了，但是就是去不掉。你看前面还是她自己说的，但是后面那句话就不是她自己说的了，那个东西都控制得她让她承认去不掉它，她却还承认它是自己。我告诉她，我说你能去掉它，另一名同修在一旁也这样说，终于使她说：行。

虽然她没有明确的说“我能去掉它”，但是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印象，第二天发正念时，她脑子里又冒出来“我有执著”，这时她马上意识到“不对，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没有执著。”瞬间，一阵热流通透全身。

也就是说，平时我们要时刻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一定要分清哪是自己的，哪是强加的干扰或者不好的东西打过来的念头。有时走着走着路，脑子里就往外冒邪灵的歌，我马上就意识到：那不是我在唱，那是共产邪灵强加进来的，我要清除



“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转法轮》）。后来有一次再被酷刑折磨时，我又完全用了人的抗争方式，用头撞窗台角，虽然恶警被镇住了，拳打脚踢后停止了迫害，但我那时只是做到了人的境界中的宁死不屈，而不是神的境界中的对迫害所展现出了佛法神通，用神的正念制止了邪恶。

那时是 2000 年初，很多法理不明，很多同修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现在不应该再那样了。我现在坚信，对于一个灭掉了人的一切观念的修炼人，他如果坚信自己在修炼中的巨大变化：血流干了也不会死，被打也不会疼，被电击也没感觉——那么他就会做到！

从魔窟出来以后，由于自身有漏（种种原因，在此不写了），身体遭受过两次很大的迫害，都是邪恶来取命的。一次是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咬坏了舌头，鲜血将一条毛巾都打透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神志不清中，将体温计中的水银全部吞下。后来醒了，身边一直有好几位同修在看护着我，帮我发正念。我服了剧毒却没有任何反应，舌头被咬烂了，却不觉得太疼，几天后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等于是全部的人身痛苦。如果是常人，无论是吞下的水银还是咬烂的舌头，都会使这个人活活疼死。



“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转法轮》）。后来有一次再被酷刑折磨时，我又完全用了人的抗争方式，用头撞窗台角，虽然恶警被镇住了，拳打脚踢后停止了迫害，但我那时只是做到了人的境界中的宁死不屈，而不是神的境界中的对迫害所展现出了佛法神通，用神的正念制止了邪恶。

那时是 2000 年初，很多法理不明，很多同修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现在不应该再那样了。我现在坚信，对于一个灭掉了人的一切观念的修炼人，他如果坚信自己在修炼中的巨大变化：血流干了也不会死，被打也不会疼，被电击也没感觉——那么他就会做到！

从魔窟出来以后，由于自身有漏（种种原因，在此不写了），身体遭受过两次很大的迫害，都是邪恶来取命的。一次是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咬坏了舌头，鲜血将一条毛巾都打透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神志不清中，将体温计中的水银全部吞下。后来醒了，身边一直有好几位同修在看护着我，帮我发正念。我服了剧毒却没有任何反应，舌头被咬烂了，却不觉得太疼，几天后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等于是全部的人身痛苦。如果是常人，无论是吞下的水银还是咬烂的舌头，都会使这个人活活疼死。



而产生的。就象《转法轮》中那个眼睛被蒙上的人，划了他手腕一下，让他听自来水的滴嗒声，他一会儿就死了。是他自己的精神导致了他的死亡，也是他的后天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后天观念是：血流干了会死。如果是一个没有形成后天观念的小孩，将他的眼睛蒙上，划一下他的手腕，放自来水让他听，他会死吗？他说不定会觉得好玩的笑得直打滚，根本就不会死。同样，当我们也有这样的后天观念迟迟不去时，我们就会遭到邪恶的反复迫害，甚至看起来魔难很大。

对于这个人身，人的观念是“被打就会疼”，那么就会被打且感到疼；“怕酷刑”，那么就会来酷刑；“酷刑中也许会承受不了”，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承受不下去了。那么对于这个人身的这些后天观念，是到了应该去掉它的时候了。我曾经历过感觉很漫长的电击酷刑，开始时我没怕，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后来是那种恐怖的气氛，闻到焦糊味，看到如毒蛇吐芯般的蓝光打到自己身上的刺激，耳边听到的是噼里啪啦的电击声，因为快一个小时了，我被铐在铁床栏杆上，在地上翻滚，我后来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颗心一起来，就是人的后天观念起来了，那么可想而知会怎样，心里感觉很痛苦，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难以承受了。而这个感觉就是后天的观念：“被电击会很痛苦”。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这和那个“血流干了会死”的人有什么不同？但师父说：

而产生的。就象《转法轮》中那个眼睛被蒙上的人，划了他手腕一下，让他听自来水的滴嗒声，他一会儿就死了。是他自己的精神导致了他的死亡，也是他的后天观念导致了他的死亡，他的后天观念是：血流干了会死。如果是一个没有形成后天观念的小孩，将他的眼睛蒙上，划一下他的手腕，放自来水让他听，他会死吗？他说不定会觉得好玩的笑得直打滚，根本就不会死。同样，当我们也有这样的后天观念迟迟不去时，我们就会遭到邪恶的反复迫害，甚至看起来魔难很大。

对于这个人身，人的观念是“被打就会疼”，那么就会被打且感到疼；“怕酷刑”，那么就会来酷刑；“酷刑中也许会承受不了”，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承受不下去了。那么对于这个人身的这些后天观念，是到了应该去掉它的时候了。我曾经历过感觉很漫长的电击酷刑，开始时我没怕，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后来是那种恐怖的气氛，闻到焦糊味，看到如毒蛇吐芯般的蓝光打到自己身上的刺激，耳边听到的是噼里啪啦的电击声，因为快一个小时了，我被铐在铁床栏杆上，在地上翻滚，我后来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颗心一起来，就是人的后天观念起来了，那么可想而知会怎样，心里感觉很痛苦，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难以承受了。而这个感觉就是后天的观念：“被电击会很痛苦”。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这和那个“血流干了会死”的人有什么不同？但师父说：

它，连同层层安排这件事的生命物质与因素一并清除！

大姐 Z 说着说着就到了当地同修定的整点发正念时间。发正念时，刚才那位老年同修意识到“那个使我憋得喘不动气的东西不是我”，大姐 Z 看到存留在老年同修那儿的那个影儿被彻底清除了。

法会继续开着，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应该把握住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炼，知道了如何去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参加法会的一位当地同修 L，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晚上回家后，她开始正念铲除困扰她多年的腰疼，她很清晰的意识到那个使她腰疼的是一个不好的灵体，那不是自己的腰在疼，她这一念出来，一立掌，瞬间腰上禁锢着她的那个黑东西解体了，身体无比的轻松。

同修 L 又参加了第二天的法会，她一进同修家门就开始头疼，头上象是戴了一圈东西，这时她又一次意识到：“我头疼。不对，那不是我头疼，我要灭了它——那个干扰我参加法会的邪恶的东西”，她立起掌来发正念，瞬间头疼症状消失了。大姐 Z 也看到了她发正念的这个景象，对同修 L 说：“就在你一立掌的瞬间，我看到你金光万丈，身体越来越高，白云就在你的脚下，那个使你头疼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小，很快就被灭了。”

它，连同层层安排这件事的生命物质与因素一并清除！

大姐 Z 说着说着就到了当地同修定的整点发正念时间。发正念时，刚才那位老年同修意识到“那个使我憋得喘不动气的东西不是我”，大姐 Z 看到存留在老年同修那儿的那个影儿被彻底清除了。

法会继续开着，大家越来越意识到应该把握住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炼，知道了如何去把握自己的一思一念。

参加法会的一位当地同修 L，马上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晚上回家后，她开始正念铲除困扰她多年的腰疼，她很清晰的意识到那个使她腰疼的是一个不好的灵体，那不是自己的腰在疼，她这一念出来，一立掌，瞬间腰上禁锢着她的那个黑东西解体了，身体无比的轻松。

同修 L 又参加了第二天的法会，她一进同修家门就开始头疼，头上象是戴了一圈东西，这时她又一次意识到：“我头疼。不对，那不是我头疼，我要灭了它——那个干扰我参加法会的邪恶的东西”，她立起掌来发正念，瞬间头疼症状消失了。大姐 Z 也看到了她发正念的这个景象，对同修 L 说：“就在你一立掌的瞬间，我看到你金光万丈，身体越来越高，白云就在你的脚下，那个使你头疼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小，很快就被灭了。”

在这天的法会上同修 L 马上与同修分享了她的的心得体会，大家的认识很快清晰起来。

“人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人的大脑并不是真正产生思想的根源。人的一念从哪里来？人们都认为是自己在常人社会中所学的、自己分析的。不是啊，常人在动那一念要干什么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根本就没有经过漫长的深思熟虑。有很多事情是马上就反应出来的，有很多话是张口即来的。到底这思维从哪里来？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其实人的思想与许多空间的因素都有着关系，在重大事情上人类是被另外的生命控制所干出来的，在人类这表演而已。人肉身的表面——后天形成的身体，其实什么都不是。”（《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可是那个本源上的你，那才真正的是你。因为你的念头、你的思想、你想要干什么的动机发源地就在那儿，那才是真正的你。”（《法轮佛法（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

“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转法轮》）

从读师父的法，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自己是完全同化“真、善、忍”的，一切不符合“真善忍”法理的那都不是我，尤其是我们处在正法时期，师父告诉我们，

6

在这天的法会上同修 L 马上与同修分享了她的的心得体会，大家的认识很快清晰起来。

“人的思想到底从哪里来？现在科学家也发现了，人的大脑并不是真正产生思想的根源。人的一念从哪里来？人们都认为是自己在常人社会中所学的、自己分析的。不是啊，常人在动那一念要干什么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根本就没有经过漫长的深思熟虑。有很多事情是马上就反应出来的，有很多话是张口即来的。到底这思维从哪里来？我们修炼人都知道，其实人的思想与许多空间的因素都有着关系，在重大事情上人类是被另外的生命控制所干出来的，在人类这表演而已。人肉身的表面——后天形成的身体，其实什么都不是。”（《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

“可是那个本源上的你，那才真正的是你。因为你的念头、你的思想、你想要干什么的动机发源地就在那儿，那才是真正的你。”（《法轮佛法（在加拿大法会上讲法）》）

“人的最早生命是来源于宇宙中的。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转法轮》）

从读师父的法，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自己是完全同化“真、善、忍”的，一切不符合“真善忍”法理的那都不是我，尤其是我们处在正法时期，师父告诉我们，

6

训太多了。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割杀、屠戮、血腥、死亡，常人的反应是震惊、惊恐，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是 96 年得法，是快 40 岁了的女弟子，在此整理了一下我对此事的心中所想。我想，如果我心里首先想的是希望美国、联合国、某些正义人士等站出来快点去制止，有依赖心，这就是漏。这颗心其实也是此时作为大法弟子的耻辱。他们当然应当去做，但他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为他们铺出了路。所以我没去想常人应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应做什么，常人即使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不会彷徨失落，因为我们没将解体邪恶的希望落在常人的身上。我们曝光邪恶的目地是解体邪恶，唤醒众生的正义良知，帮助世人认清恶党，与恶党决裂，目地是为了救度众生。

还有，面对苏家屯集中营中被害同修的惨烈离世，是否有人心中迷惑，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想通过自己以前的亲身经历，见证生死魔难中师父的洪大慈悲。

我想说，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没做好的弟子，师父也为弟子承担了无数的人身的苦难。是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将我们欺骗，人的观念将我们障碍。很多的怕心，是我们被表面的人的后天观念带动

19

训太多了。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割杀、屠戮、血腥、死亡，常人的反应是震惊、惊恐，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是 96 年得法，是快 40 岁了的女弟子，在此整理了一下我对此事的心中所想。我想，如果我心里首先想的是希望美国、联合国、某些正义人士等站出来快点去制止，有依赖心，这就是漏。这颗心其实也是此时作为大法弟子的耻辱。他们当然应当去做，但他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为他们铺出了路。所以我没去想常人应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应做什么，常人即使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不会彷徨失落，因为我们没将解体邪恶的希望落在常人的身上。我们曝光邪恶的目地是解体邪恶，唤醒众生的正义良知，帮助世人认清恶党，与恶党决裂，目地是为了救度众生。

还有，面对苏家屯集中营中被害同修的惨烈离世，是否有人心中迷惑，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想通过自己以前的亲身经历，见证生死魔难中师父的洪大慈悲。

我想说，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没做好的弟子，师父也为弟子承担了无数的人身的苦难。是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将我们欺骗，人的观念将我们障碍。很多的怕心，是我们被表面的人的后天观念带动

19

一天天的报道，将我的希望彻底打碎。当我看到对证人的采访报道时，我的心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我感到身体由里到外在颤抖着看着那篇采访，不是怕，是悲愤和受到了巨大的心灵上的刺激。

第二天，我食水未进，我虽然照旧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将揭露苏家屯集中营的惊天罪恶的真相做出来，发出去，但我头几天的精神是有点恍惚的，时常流泪。我对身边的同修说，我受刺激了，是最大的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和一个善良的常人在听到这件事情后的反应没什么两样。

现在我振作起来了，头脑清醒的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在这件事上，是邪恶的旧势力以所谓的对大法弟子的检验所安排的最邪恶至极的魔鬼表演，其血腥残暴、残忍惨烈达到了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所难想象的、难以承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邪恶干尽了坏事的借口就是所谓的检验，干到了这一步的借口还是检验，检验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与正信，虽然它们是垃圾，根本就不配检验谁。我们一直在说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当我们的思想在这件事情上发现有邪恶的干扰时，我们要向内心深处找找自己的心，在信师信法上到底有多坚定，真的坚如磐石了吗？真的金刚无漏了吗？我们不是在这迫害之中修炼，但邪恶的迫害发生了，我们要否定它，解体它，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此时的心是无漏的，它立即解体！如果我们有漏，就会使魔难变的复杂化，这方面的教

一天天的报道，将我的希望彻底打碎。当我看到对证人的采访报道时，我的心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我感到身体由里到外在颤抖着看着那篇采访，不是怕，是悲愤和受到了巨大的心灵上的刺激。

第二天，我食水未进，我虽然照旧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将揭露苏家屯集中营的惊天罪恶的真相做出来，发出去，但我头几天的精神是有点恍惚的，时常流泪。我对身边的同修说，我受刺激了，是最大的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和一个善良的常人在听到这件事情后的反应没什么两样。

现在我振作起来了，头脑清醒的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在这件事上，是邪恶的旧势力以所谓的对大法弟子的检验所安排的最邪恶至极的魔鬼表演，其血腥残暴、残忍惨烈达到了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所难想象的、难以承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邪恶干尽了坏事的借口就是所谓的检验，干到了这一步的借口还是检验，检验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与正信，虽然它们是垃圾，根本就不配检验谁。我们一直在说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当我们的思想在这件事情上发现有邪恶的干扰时，我们要向内心深处找找自己的心，在信师信法上到底有多坚定，真的坚如磐石了吗？真的金刚无漏了吗？我们不是在这迫害之中修炼，但邪恶的迫害发生了，我们要否定它，解体它，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此时的心是无漏的，它立即解体！如果我们有漏，就会使魔难变的复杂化，这方面的教

“我在 1999 年的 7.20 就把 7.20 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那么现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法的一思一念，我们就要时刻分清：它不是我，我要铲除它。

我们去外地是我和大姐 Z 商量好了的，但是，去之前遇到很大的干扰。我和一同修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一点儿隔阂，搞得我很苦恼，头疼、腰疼一起涌过来了。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我还在反复的问自己：“我哪里有执著？”，陷入了找自己执著心的执著中，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执著中找执著、去执著，结果是越找越执著，越执著越头疼、腰疼，甚至产生了不去了的念头。但是我想，定好了的，我怎么能随便变了呢？我怎么能被它带动呢？于是打起精神来，挣扎着出了门，但心里还是堵得慌。

上了车后，我跟大姐 Z 交流起来，我忽然意识到，我陷入了找执著之中，其实那个执著存在吗？我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中了邪恶的圈套？！你承认了它存在，它就在你的空间场中停留、左右你，你不承认它，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一下子跳出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否定了它，心里豁然开朗，身体一阵轻松。此时，我看到了一个理，正法修炼的法理就好象有了形一样呈现在大脑中，我明白了如



“我在 1999 年的 7.20 就把 7.20 以前的学员全部推到位了，推到了你们最高位置。”（《北美巡回讲法》）那么现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不合法的一思一念，我们就要时刻分清：它不是我，我要铲除它。

我们去外地是我和大姐 Z 商量好了的，但是，去之前遇到很大的干扰。我和一同修因为一些事情产生了一点儿隔阂，搞得我很苦恼，头疼、腰疼一起涌过来了。一开始我没意识到，我还在反复的问自己：“我哪里有执著？”，陷入了找自己执著心的执著中，在承认旧势力安排的执著中找执著、去执著，结果是越找越执著，越执著越头疼、腰疼，甚至产生了不去了的念头。但是我想，定好了的，我怎么能随便变了呢？我怎么能被它带动呢？于是打起精神来，挣扎着出了门，但心里还是堵得慌。

上了车后，我跟大姐 Z 交流起来，我忽然意识到，我陷入了找执著之中，其实那个执著存在吗？我这不是上了邪恶的当，中了邪恶的圈套？！你承认了它存在，它就在你的空间场中停留、左右你，你不承认它，它就什么也不是。我一下子跳出旧势力安排的这一切，否定了它，心里豁然开朗，身体一阵轻松。此时，我看到了一个理，正法修炼的法理就好象有了形一样呈现在大脑中，我明白了如



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们都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却总是说：我有这执著那执著，我有这颗心那颗心，我怎么不好，我哪里难受，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当作是自己了，去呀去呀，铲呀铲呀，却不怎么管用。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你了，你抱着不放，嘴里却说我不要它，虽说做着三件事，却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中在做，在旧势力安排的一思一念中去否定旧势力。这怎么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表现呢？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也不承认的、否定它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的，我们怎么还能够承认那个表现出来的执著、那个肮脏的心、那个表现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病业状态是自己呢？师父不是 7.20 后就都把我们推到最高位置了吗？！现在所表现的这一切不是旧势力钻我们认识上的不足的空子强加于我们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吗？！我们如果哪一步没有否定它们的安排而做好，它又会让我们认为我怎么这样啊，给我们造成错觉与假象，认为那是我了，让我们在自责中消磨精進的心、拖垮我们的意志，多么的邪恶啊。

我们就是在旧势力为我们安排的一思一念中分清它，否定它，铲除它，把所有不符合大法的一切思想念头都从根本上否定，铲除使我们产生那不符合法的念头的邪恶生命、物质与因素，连同安排、指使它们的层层空间的生命物质与因素一块铲除，直至本源。我们

8

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我们都说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却总是说：我有这执著那执著，我有这颗心那颗心，我怎么不好，我哪里难受，就把那个不好的东西当作是自己了，去呀去呀，铲呀铲呀，却不怎么管用。为什么？就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你了，你抱着不放，嘴里却说我不要它，虽说做着三件事，却是在旧势力安排的思维中在做，在旧势力安排的一思一念中去否定旧势力。这怎么能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表现呢？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也不承认的、否定它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的，我们怎么还能够承认那个表现出来的执著、那个肮脏的心、那个表现的身体的不舒服或者病业状态是自己呢？师父不是 7.20 后就都把我们推到最高位置了吗？！现在所表现的这一切不是旧势力钻我们认识上的不足的空子强加于我们的各种形式的迫害吗？！我们如果哪一步没有否定它们的安排而做好，它又会让我们认为我怎么这样啊，给我们造成错觉与假象，认为那是我了，让我们在自责中消磨精進的心、拖垮我们的意志，多么的邪恶啊。

我们就是在旧势力为我们安排的一思一念中分清它，否定它，铲除它，把所有不符合大法的一切思想念头都从根本上否定，铲除使我们产生那不符合法的念头的邪恶生命、物质与因素，连同安排、指使它们的层层空间的生命物质与因素一块铲除，直至本源。我们

8

心性上的问题，一方面和她一起发正念、给她念书，她还是一阵一阵的发作。孩子们虽然知道十年来父母亲没有过病、没吃过药，可这次看她折腾一宿多了，一定让她住院，她都是坚持信念拒绝了。后来了，她跪在床上一遍遍求师父。我说：“你还是向内找得不够，精進的决心不大！”又给她念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她悟到：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我发的正念威力大，定能战胜一切魔难！说来真是立竿见影，身体一切全好了。等小女儿听说赶到时，见母亲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感到大法太神奇了！

师父《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对大法坚信，认为自己是神，那就是神；自己老觉着有病，那就是常人。关键在自己的心念正不正，人神一念之差！

##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文 / 大陆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5 日】苏家屯集中营的魔鬼兽行被揭露出来后，其灭绝人性，旷古惨烈，骇人听闻，举世震惊。此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灵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初次看到有内部人士揭露时，震惊之余，不去往下想，心里希望这个消息是错的，但紧跟下来

17

心性上的问题，一方面和她一起发正念、给她念书，她还是一阵一阵的发作。孩子们虽然知道十年来父母亲没有过病、没吃过药，可这次看她折腾一宿多了，一定让她住院，她都是坚持信念拒绝了。后来了，她跪在床上一遍遍求师父。我说：“你还是向内找得不够，精進的决心不大！”又给她念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她悟到：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我发的正念威力大，定能战胜一切魔难！说来真是立竿见影，身体一切全好了。等小女儿听说赶到时，见母亲象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感到大法太神奇了！

师父《在 2002 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说：“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你们！真的是这样啊。”对大法坚信，认为自己是神，那就是神；自己老觉着有病，那就是常人。关键在自己的心念正不正，人神一念之差！

##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文 / 大陆辽宁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5 日】苏家屯集中营的魔鬼兽行被揭露出来后，其灭绝人性，旷古惨烈，骇人听闻，举世震惊。此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灵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初次看到有内部人士揭露时，震惊之余，不去往下想，心里希望这个消息是错的，但紧跟下来

17

的成度问题!”然后又上卫生间,可是很快又回来了说:“肚子不痛了,也不吐血了。”我看腰杆也直起来了,真信则灵。

还有一位在职的经理,他说走入法轮大法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治病,也没有病,就是认为大法好。可是当他肚子激烈疼痛、又打嗝又呕吐的时候,家里人受不了。小儿子说:“你不住院,我也绝食!”在他说话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被家人强硬的送进了医院。可是没几天,就又发作了,无论亲朋好友再说什么,也坚持不去医院,我听说了去看他。那天孝顺的儿媳都去医院开了药,定了打滴流的床位,执拗的就是不回来。我和他分析:如果是师父给安排的消业,不能影响上班和做“三件事”,一定是邪恶干扰。但邪恶干扰,也得找自己:为什么干扰我呀?他一方面向内找,一方面和我共同发正念。不但要铲除干扰自己背后的邪恶,还要铲除儿媳背后的邪恶。过了一会,身体渐渐缓解了,儿媳也被同修的妻子劝回来了。后来,又发作时,他就静心学法。当学到某段落时,他觉得自己是修炼的人,就是神,什么也干扰不了!这一念发出没有一分钟,全好了。他感慨的说:“人神一念之差啊!”

再有就是和我妻子,我们一同修炼的。她前几天肚子疼痛、呕吐,疼得在床上一劲儿打滚。她向内找说:“今天吃生葱了,还有也是修得不好。”我说:“对呀!修炼可是严肃的,是修佛啊!”我一方面让她找

的成度问题!”然后又上卫生间,可是很快又回来了说:“肚子不痛了,也不吐血了。”我看腰杆也直起来了,真信则灵。

还有一位在职的经理,他说走入法轮大法的时候,就不是为了治病,也没有病,就是认为大法好。可是当他肚子激烈疼痛、又打嗝又呕吐的时候,家里人受不了。小儿子说:“你不住院,我也绝食!”在他说话都软弱无力的情况下,被家人强硬的送进了医院。可是没几天,就又发作了,无论亲朋好友再说什么,也坚持不去医院,我听说了去看他。那天孝顺的儿媳都去医院开了药,定了打滴流的床位,执拗的就是不回来。我和他分析:如果是师父给安排的消业,不能影响上班和做“三件事”,一定是邪恶干扰。但邪恶干扰,也得找自己:为什么干扰我呀?他一方面向内找,一方面和我共同发正念。不但要铲除干扰自己背后的邪恶,还要铲除儿媳背后的邪恶。过了一会,身体渐渐缓解了,儿媳也被同修的妻子劝回来了。后来,又发作时,他就静心学法。当学到某段落时,他觉得自己是修炼的人,就是神,什么也干扰不了!这一念发出没有一分钟,全好了。他感慨的说:“人神一念之差啊!”

再有就是和我妻子,我们一同修炼的。她前几天肚子疼痛、呕吐,疼得在床上一劲儿打滚。她向内找说:“今天吃生葱了,还有也是修得不好。”我说:“对呀!修炼可是严肃的,是修佛啊!”我一方面让她找

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在否定排除它们的安排中走好我们的路,真正在正法中修炼,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也棒喝》)

根据参加外地同修交流会和外出的整个过程中所思所想整理,真正想整理成文字时,发现很难以用语言

是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在否定排除它们的安排中走好我们的路,真正在正法中修炼,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鼓掌)但是它们毕竟做了它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魔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难、在它们安排的魔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它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它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它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它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大法弟子在证实法中所走的路,这种既修自己、同时救度众生、又配合了宇宙的正法要求、解体清除对正法起负面作用、对大法弟子行恶的黑手烂鬼与各种旧势力安排的干扰迫害因素,这就是大法徒所走的完整的修炼、圆满、成就伟大的神的路。”(《也棒喝》)

根据参加外地同修交流会和外出的整个过程中所思所想整理,真正想整理成文字时,发现很难以用语言

表达自己的感悟，勉强为之，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 人神之间 一念之差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5 日】最近悟到一些法理后，看到听到不少相关的发人深省的事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上访

曾有一位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其中一位想：我是神，为大法说公道话来了！后来三人都被警察非法带到派出所审问。警察对另两位同修恶狠狠的，连骂带打；转过脸去，对这位认为自己是神的同修客气有加，请她坐。一转脸，又去骂另两位。再转脸，又面带微笑的对她说话，转过脸去还是骂那两位。

鲜明的对比让她们当时很困惑，场面甚至显得很有戏剧性，也很滑稽。当然她们现在都明白了，对神和人的态度当然不一样了。

### 绝食

有一阵儿，某地区恶人抓了不少大法弟子，大家都开始反迫害，有些就开始绝食。结果有的绝食不到一个

表达自己的感悟，勉强为之，希望对同修能有所帮助，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 人神之间 一念之差

【明慧网 2006 年 3 月 25 日】最近悟到一些法理后，看到听到不少相关的发人深省的事例，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上访

曾有一位同修一起到北京上访。其中一位想：我是神，为大法说公道话来了！后来三人都被警察非法带到派出所审问。警察对另两位同修恶狠狠的，连骂带打；转过脸去，对这位认为自己是神的同修客气有加，请她坐。一转脸，又去骂另两位。再转脸，又面带微笑的对她说话，转过脸去还是骂那两位。

鲜明的对比让她们当时很困惑，场面甚至显得很有戏剧性，也很滑稽。当然她们现在都明白了，对神和人的态度当然不一样了。

### 绝食

有一阵儿，某地区恶人抓了不少大法弟子，大家都开始反迫害，有些就开始绝食。结果有的绝食不到一个

出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修炼。当遇到磨难的时候，必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才能提高层次升华上来。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炼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这些话大法弟子学的都很熟悉，要是真能做到是不太容易的，但观念一变又是容易的。人神一念之差！

把我遇到的三个老同修的情况说说，仅供大家修炼中参考：

有个老年同修，一次因高血压神志不清，被子女送进医院，在那里也还坚持学法，被强制住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便血严重卧床不起，怕失去人身，同意了住院；关没过去，又来了第三次。这次是腹痛吐血，他反省了前两次的教训，几天都坚持看书、发正念，没有进医院。那次我正赶上，一同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炼？我们炼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做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我说：“我们对这些经常念的话都没太在意，师父多次慈悲的劝导我们。认为是病，就掉到了常人。”他说：“还是对师、对法信

出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修炼。当遇到磨难的时候，必须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才能提高层次升华上来。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真正指的悟，就是我们在炼功过程中师父讲的法，道家师父讲的道，在修炼过程中自己遇到的磨难，能不能悟到自己是修炼人，能不能理解，能不能接受，在修炼过程中能不能遵照这个法去做。”这些话大法弟子学的都很熟悉，要是真能做到是不太容易的，但观念一变又是容易的。人神一念之差！

把我遇到的三个老同修的情况说说，仅供大家修炼中参考：

有个老年同修，一次因高血压神志不清，被子女送进医院，在那里也还坚持学法，被强制住了一个多月；第二次是便血严重卧床不起，怕失去人身，同意了住院；关没过去，又来了第三次。这次是腹痛吐血，他反省了前两次的教训，几天都坚持看书、发正念，没有进医院。那次我正赶上，一同学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人，你老认为自己是个常人，老认为是有病，那怎么炼？我们炼功中来了劫难的时候，你还把自己当做常人，我说你的心性那个时候就掉到常人那儿去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上，最起码你掉到常人那个层次上去了。”我说：“我们对这些经常念的话都没太在意，师父多次慈悲的劝导我们。认为是病，就掉到了常人。”他说：“还是对师、对法信

严”》)。师父说要让我们在证实法中圆满自己的一切，在反迫害中树立威德呀。

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呀，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的吗？我的心日月可鉴、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的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的，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

个人体悟，不当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 人神一念之差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5 年 6 月 22 日】“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炼功人。（《转法轮》210 页）”我经常那样领悟：“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炼功人”是不对的，那么就应该老是把自己当作炼功人。那就不论什么地点、场合，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炼功人！我做过尝试，尽可能的这样去做，也还是做得不好。因为我修炼的层次不够，不能全天候保持慈祥的心态。当然，还要付



严”》)。师父说要让我们在证实法中圆满自己的一切，在反迫害中树立威德呀。

那些带着各种人心的同修呀，请扪心问问自己：我的心是真正的无私吗？我的心是真正的善良吗？我的心是纯净透明的吗？我的心日月可鉴、天地面前可表吗？如果不是那你就不是神，如果你能肯定的回答，你就是一个伟大的神，就能解体一切邪恶与不正的，一切障碍都不是障碍，反而成为你反迫害树立威德的机会。

个人体悟，不当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 人神一念之差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5 年 6 月 22 日】“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炼功人。（《转法轮》210 页）”我经常那样领悟：“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炼功人”是不对的，那么就应该老是把自己当作炼功人。那就不论什么地点、场合，每时每刻都把自己当作炼功人！我做过尝试，尽可能的这样去做，也还是做得不好。因为我修炼的层次不够，不能全天候保持慈祥的心态。当然，还要付



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有的绝了几个月，老被灌食还是不出来。

大家觉得奇怪，等他们出来了大家交流，那位很快出来的同修说：“当时想，一被抓，就是有漏啊，但有漏你旧势力也不能迫害我。我是神，我要开始绝食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要配合我，演化出最严重的现象，我一定要出去救度世人。结果不到一个星期，身体各项指标就不行了，警察吓坏了，赶紧放人。”

他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

迫害大法弟子的是另外空间坏的生命，即使是坏神它也是神呀，而我们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只能被动的承受迫害，而我们是神的时候就要制止迫害。

## 发资料

平常发资料，我们总是心里不踏实，有时候还胆胆突突的。可在某大城市，有个老太太同修，到菜市场大发资料，如入无人之境，每个摊位一份，一个不错过，也没谁找她麻烦。

老太太平时一打坐，除了膝盖还可以看到一点，其它都白白的化没了，所以她就是神的状态了。



星期就被放出来了，有的绝了几个月，老被灌食还是不出来。

大家觉得奇怪，等他们出来了大家交流，那位很快出来的同修说：“当时想，一被抓，就是有漏啊，但有漏你旧势力也不能迫害我。我是神，我要开始绝食了，我的五脏六腑都要配合我，演化出最严重的现象，我一定要出去救度世人。结果不到一个星期，身体各项指标就不行了，警察吓坏了，赶紧放人。”

他这一说，大家恍然大悟。

迫害大法弟子的是另外空间坏的生命，即使是坏神它也是神呀，而我们只是一个“人”的时候，就只能被动的承受迫害，而我们是神的时候就要制止迫害。

## 发资料

平常发资料，我们总是心里不踏实，有时候还胆胆突突的。可在某大城市，有个老太太同修，到菜市场大发资料，如入无人之境，每个摊位一份，一个不错过，也没谁找她麻烦。

老太太平时一打坐，除了膝盖还可以看到一点，其它都白白的化没了，所以她就是神的状态了。



师父曾讲过：正念就是神念。那么我们每个同修都请问问自己：我们时时有神念吗？我们把自己看作神了吗？是神在人间了吗？如果不是神，那我们怎么可以使用神通来保护自己、救度众生呢？

## 是人？是神？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5 年 10 月 28 日】走过了腥风血雨的六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

其实师父早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明“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巨在。何为道？清静真人。”

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才要救众生，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象，才要走出来证实法，才要反迫害。

在我身边有位同事，原与我有矛盾，领导派她来监视

12

师父曾讲过：正念就是神念。那么我们每个同修都请问问自己：我们时时有神念吗？我们把自己看作神了吗？是神在人间了吗？如果不是神，那我们怎么可以使用神通来保护自己、救度众生呢？

## 是人？是神？

文 / 河南大法弟子

【明慧网 2005 年 10 月 28 日】走过了腥风血雨的六年，有些同修认为自己已经是神，可为什么还会受迫害呢？为什么不能解体邪恶呢？也有些同修认为自己还是人，没有能力解体邪恶。我们到底是人？是神？

其实师父早在经文《人觉之分》中说明“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何为佛？善德巨在。何为道？清静真人。”

什么是神？神是善良慈悲的，无论面对谁、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颗善心一颗慈悲心。因为慈悲才要救众生，因为救众生，才要讲真象，才要走出来证实法，才要反迫害。

在我身边有位同事，原与我有矛盾，领导派她来监视

12

我，但我对她说“我心里只有爱，没有恨”。我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真诚感动了，她明白后由衷的说“我从没说谁伟大，不管什么领导。但我觉得你伟大，你对谁都很公正无私，你通体发出一种善意，一种光，心是透明的，我觉得你将成就个什么”，她还让我给她的同学讲，又一个生命明白了。啥是神奇？这不就是佛法的神奇在世间的体现吗？大法化解了恶缘。

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要除间隔，要……。啥是间隔，不就是我们的人心、观念和业力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溶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溶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应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只有善心、没有人心时，就没有间隔。所以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只要我们有真善忍，一切就都解体了，哪有旧势力？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慈悲心时，邪恶就没有了，邪恶就完了。

当我看到同修和家人争斗时，面对邪恶迫害而仇恨委屈时，同修之间看不起或互相崇拜恭维时，甚至同修之间互相欺骗撒谎时，我很难过。这能是神吗？师父的法讲出来是让我们实修、照着做的啊！还有带着怕心，用各种借口不走出来的，更不能说是正念了，整天坐在家光想不做，众生能明白真象吗？带着私心、怕心能解体邪恶吗？能圆满吗？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评“大法的威

13

我，但我对她说“我心里只有爱，没有恨”。我是这样说，也这样做，真诚感动了，她明白后由衷的说“我从没说谁伟大，不管什么领导。但我觉得你伟大，你对谁都很公正无私，你通体发出一种善意，一种光，心是透明的，我觉得你将成就个什么”，她还让我给她的同学讲，又一个生命明白了。啥是神奇？这不就是佛法的神奇在世间的体现吗？大法化解了恶缘。

有些同修认为发正念要除间隔，要……。啥是间隔，不就是我们的人心、观念和业力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根基好的人白色物质多，这种白色物质和我们宇宙是溶洽的，和真、善、忍的特性是能溶洽在一起的，没有间隔。宇宙的特性直接就在你身体上反应出来，直接和你身体沟通起来。”我理解就是当我们只有善心、没有人心时，就没有间隔。所以师父让我们连旧势力的存在都不承认，只要我们有真善忍，一切就都解体了，哪有旧势力？每个大法弟子都是慈悲心时，邪恶就没有了，邪恶就完了。

当我看到同修和家人争斗时，面对邪恶迫害而仇恨委屈时，同修之间看不起或互相崇拜恭维时，甚至同修之间互相欺骗撒谎时，我很难过。这能是神吗？师父的法讲出来是让我们实修、照着做的啊！还有带着怕心，用各种借口不走出来的，更不能说是正念了，整天坐在家光想不做，众生能明白真象吗？带着私心、怕心能解体邪恶吗？能圆满吗？师父说“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评“大法的威

13